

“我想到外国去，”九莉轻飘的说。“我要像三姑。”

“吓咦！”吓噤的声音，低低的一声断喝。韩妈对楚娣蕊秋从来没有过微词，只有这一次。

九莉又给叫到楚娣那里去了一趟。

“小林你怎麼这麼荒唐？”蕊秋厉声说。

他不作声。

他没到医院去照X光，九莉觉得是因为蕊秋不信任他，没给他十块钱X光费。当然，给了他是否会另作别用，那又是问题了。

九莉刚中学毕业了业回来，这一天街上叫卖号外。陪房女佣出去买了张回来，只比传单略大一圈，拿在手里惊笑道：“这报纸怎麼这麼小？”

九莉只在楼梯脚下就她手里看了看。满纸大红大黑字。沪战开始了。

蕊秋与她兄弟都住在越界筑路的地段。云志承认他胆子小，一打仗就在法租界一家旅馆里租下一套三个房间。他的姨太太早已“打发”了。他叫蕊秋楚娣也去住，蕊秋大概觉得这笔旅馆费太客观了，想充份利用一下，叫九莉也跟去，也许是越看她越不行，想乘机薰陶薰陶。

“三姑说我们这里离闸北太近了，叫我到她那里去住两天，”九莉向乃德说。翠华刚巧出去了，她如释重负，每次当著翠华抬出“三姑”来，总觉得非常不自然，不像与乃德在这一点上有一种默契。

乃德照例应了声“唔，”没抬起眼来。

旅馆里很热闹。粉紫色的浴缸上已经一圈垢腻。

“要亡国还是亡给英国人，日本鬼子最坏了，”云志说。

蕊秋笑了起来。“你这种话可不气死人，要亡国还情愿亡给谁。”

云志又道：“印度鬼子可怜咧，亡国奴咧！”

蕊秋道：“你们这些人都是不到外国去，到了外国就知道了，给人看不起，都气死人了！”

“哪个叫你去的？”

他们姐弟与楚娣兄妹一样，到了一起总是唇枪舌剑，像拌嘴似的，但是他们俩感情好。